

一代学人 风范永存 ——送别杨义先生

■ 陈毅艺

今天6月19日,我又起一大早。珠海的天空经连日雨水洗濯而瓦蓝瓦蓝,云团锦簇,路边树上蝉声透亮……这本应是让人心情舒畅愉快的日子,但我心情悒郁,都忘了珠海这诗一般美丽的天空流云与风。

我绝对没想到第一次与他相见是在这么一种肃穆的场合,以这样一种悲凄的形式。他静静卧躺在黄色菊花与百合花丛中的透明棺槨里,我站在花丛外默默走过、默默注视他,在心里与他对话……他叫杨义,因病医治无效,于6月15日21时45分在珠海去世,享年77岁。

十几年前,退休后的他常回家看看,也常应邀返电白参加一些参观采风或座谈建言献策之类的活动。我因那些孩子尚幼,难脱身回乡,也就一次次错失与他在电白见面的机会。后来,他从北京受聘南下澳门大学人文学院任讲座教授,离我更近而以为来日方长,总会有时间在珠海拜访他。没承想,造物弄人,一场病让他客死异乡,彼此阴阳相隔,梦中的拜访成了现实里的永远拜别!

杨义,1946年8月30日生,

广东茂名电白区南海人。他1965年考上中国人民大学,作为南海边渔村的穷苦孩子,他上北京是一路赤脚。当他风尘仆仆找到大学门口,他才从挎包里掏出一双新布鞋穿上走进校园……1970年毕业于新闻系的杨义分配进北京石化总厂。1976年加入中国共产党。在工厂枯燥的七八年工作期间,他不忘埋头文学研究并于1981年毕业于中国社会科学院研究生院,获文学硕士学位。2001年更获武汉大学文学博士学位。

杨义先生在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生院毕业后顺利留在社科院文学研究所工作……1991年被国务院授予“有突出贡献的硕士”称号,1994年获国家级“有突出贡献的中青年专家”称号。1998年起先后担任中国社会科学院文学研究所、民族文学研究所两所所长、学术委员会主任,《文学评论》主编,《中国文学年鉴》主编、全国《格萨尔》领导小组组长、国家社科基金重大项目首席专家、马克思主义理论研究与建设工程文学教材编写课题组首席专家。2006年当选中国社会科学院首批学部委员、

2009年至2017年任中国鲁迅研究会会长。2010年至2021年任澳门大学人文学院讲座教授、博士生导师。

杨义教授是当代中国杰出的文学研究家,其学术活动从中国现代文学研究起步,在鲁迅研究、小说史研究、文学流派研究、文学图志研究等诸多领域,取得了一系列开创性的成就,有力拓展了现代文学研究的新格局。此后其学术视野上溯至古代小说史、中国叙事学、诗学、文学地理学、文学民族学、诸子学等领域,明确提出“重绘中国文学地图”的主张,为立足中华文化本位,融通古今中外学术,发掘中国原创智慧,建立大国学术风范,作出了卓越贡献。其学术创造体大思精,气势恢宏,具有突出的理论原创性和方法论价值,是改革开放以来中国文化复兴在学术领域的杰出代表。

杨义教授的主要著作有:《中国现代小说史》《鲁迅作品综论》《中国新文学图志》《京派海派综论(图志本)》《中国古典小说史论》《楚辞诗学》《李杜诗学》等60余种;主编《20世纪中国翻译文学史》《顾毓琇全集》《中国文史经

典讲堂》等书籍20余种。其成果丰硕,曾多次获得国家图书奖、中国图书奖、中国社会科学院优秀科研成果一等奖等奖项。

杨义教授一生作风正派、治学严谨、学风优良、著作等身,是当之无愧的优秀党员与一代儒学。他的逝世,是中国文学研究理论领域与学界的一大损失!各级各界各单位敬献的花圈多达八十多个。因花圈太多摆不下,有的是好几个单位的挽联写在一个花圈上,可见其人品学品之高山仰止。出席追悼仪式的有来自北京原单位与澳门大学及部分昔日学生七八十人。

“泰山厅”是珠海殡仪馆最大的厅,哀乐低迴,场面庄重肃穆。在现场见到杨教授爱人张环女士,儿子杨春章及杨教授几位从电白赶来的兄弟。杨教授家人遵从其丧事从简的遗愿,低调举殡。在杨教授小弟致悼词最后一句,他用家乡的黎话哽咽说出:“大哥一路走好!”那一刻,那一声乡音让我彻底破防而潸然泪下!

正是:

一代学人风范永存
一生勤勉精神不朽
杨义千古!

忆英模陈兵

■ 梁清

二十七
这是他从警的年份
也是他从警止步的数字
人生不只有长度,更是有宽度
他的故事,我们一直记得
我们在想念、缅怀
他从未离开我们
那一声:立正,向右看齐!
犹如还在耳边响起
——兄弟
我们想你了

二

面临凶险
有人选择避开,有人选择迎难而上
他孤身在刀斧下救人
五人刀斧砍杀,故不过一身正气
每当遇到危险
他那高大的身躯总是挡在最前:
“有我在,不要怕!”
我们总是被他保护着
他仍在激励着我们前进的勇气

三

孩子,父母心头所爱
绑人者父,父母者痛
他亦为人父母,感同身受
千里寻踪,多省追捕
终使得绑匪伏法,孩子家人团聚
这一路下来,很累很苦
他常说:
干一行,就要爱一行
既然从警,就不能怕累怕苦

群众的笑容
便是最好的回报!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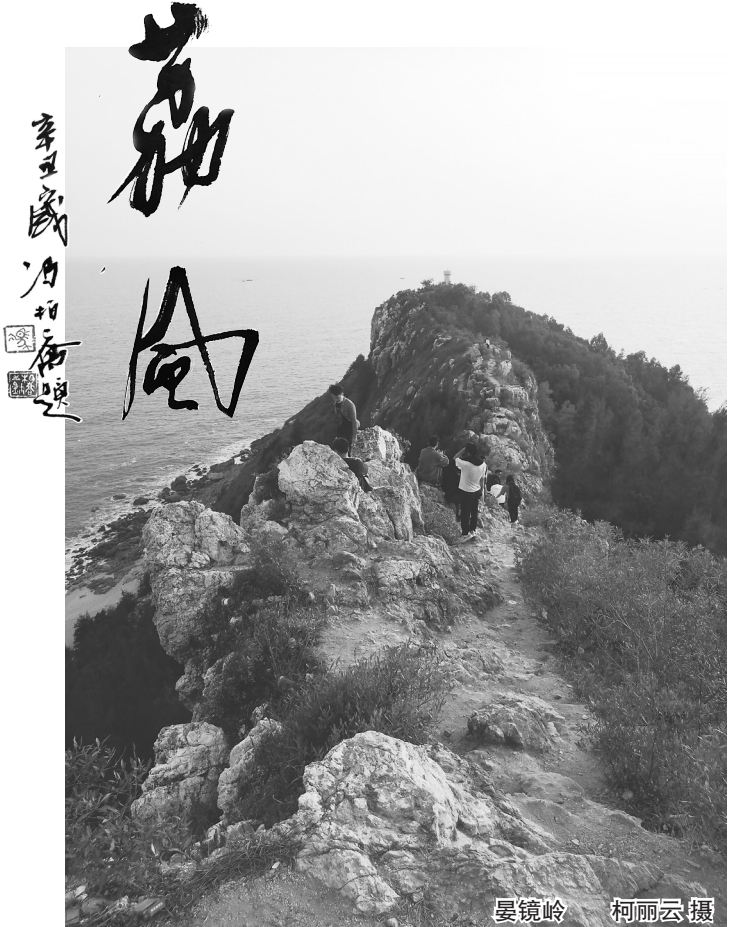
四

他说过:
有人为钱活,有人为信仰生
初心不改,信仰不变
人生踏实而精彩
吾家虽不裕
有父母关爱,妻儿叮嘱
便是吾心所安
吾为军人,当矢志不渝
退伍不褪色、退伍不退志
吾为警察,亦一如既往
立警为公,执法为民!

五

有人轻生,有人救生
他在生命最后一天
仍然在岗位上
燃烧着自己的生命
为轻生者照亮人生道路
为我们照亮前进道路
——人民警察为人民,永不停歇
他永远活在我们心中
兄弟
我们想你了

(陈兵,生前是广东省信宜市公安局巡警大队副大队长、一级警长。2021年7月6日,陈兵同志因工作劳累过度,不幸牺牲在工作岗位上,年仅49岁。牺牲后,被追授为全国公安系统二级英雄模范、信宜市优秀共产党员。)



夜登山顶

■ 李坤鸿

头顶着苍穹
脚踩着山峰
抓一把星星撒向茫茫夜色
唤来了好一个海一般的梦
风轻声问道
你收网了吗
只听见
丰收的歌声响彻夜空



五月的诗,诉尽离情别意(组章)

■ 蒙水秀

(一)

五月,我离开了家乡,寻找梦的衣裳,离愁呀装满了酒杯,在那漂泊的夜晚,又飘进那诗歌的方向。五月,你们寻荔而出行,把梦想拉长,追逐一张亮丽的名片,把诗歌尽情奉上。

五月的风,生成一副调皮的样子,撩动那长长的秀发,最美的风景呀!在路上。

五月的阳光,给人天使般的热情,那是爱的呼唤,荔枝都动情为它披上了红衣裳,我还有什么理由不欣赏。

五月的雨呀,总有雷公电母和唱,何不娇揉造作,来个轰轰烈烈,要么你就胆怯,要么你就坚决。

五月呀!我像一朵无根的浮云,汗水凝结成钞票,夏风化作多情的雨,把时光写进了钞票,换来浅吟低唱!

(二)

时光从不曾为谁多留恋,日子总有柴米油盐,风里来,雨里去,滚滚红尘是他乡。一颗游子心,潮起潮落观风云,漫随残云觅书香,哪

管身世如浮萍,沧桑历尽如歌唱,纵使四海无人识,又如何?忍把浮名,换来浅吟低唱!

岁月如歌,我总爱独坐黄昏,看那荷花宛立水中央,看霞光满天,聆听飞鸟低唱,一杯茶,一卷书香,清风细语,悠悠天地闲,美好的时光,换来身心的无限舒畅,时光静好,细读醉美文字,如行云流水,千山叠恋,无限风光,虽无翅膀,心却随唯美的文字,随意飞翔!

(三)

红笺小字,说尽平生生意,痴子泪几滴,风乍起,何处落残笔?看落花飘零,飞絮濛濛,绿波水东流,瘦尽孤灯又一宵,却道是:关山万里,人在他乡……

久旱逢甘雨,他乡遇故知,雨滴滴哒哒,谱成了一阙词,落笔无悔,唯恐不成章。“莫愁前路无知己,天下谁人不识君。”心有千千结,雨落梦一场,风萧萧兮,瘦尽孤灯又一宵,却道是:关山万里,人在他乡……

又是一年荔枝红

■ 唐海玲

又是一年荔枝红,在中国荔乡茂名生活的我们开始呼朋唤友去摘荔枝。堂弟打电话约我们回荔枝小镇霞洞化普老家摘荔枝。我们回老家途经化普“荔枝圩”,只见收购点前车水马龙,一辆辆摩托车、三轮车载着满满一大筐一大筐红艳的荔枝,不断地奔往各个收购点排队等候收购。收购点前有人正忙着往大货车上叠放成箱荔枝或堆放红艳的荔枝,荔枝装满车就快速分销到全国各地消费者手中。据说化普“荔枝圩”最高峰时一天收购量可达400吨。

从化普路口进村乡道,一树树的红荔迎面而来,引领我们回到禁牌村,见过三个叔叔,我们沿着上山坡的小路上山摘荔枝。上山路边有还未成熟的绿色桂味和已成熟的白糖罽、黑叶,一树树荔枝映入眼帘,一束束一颗颗可爱的荔枝令人顿生欢喜。

我们找到清晨五点半就在向南山坡摘荔枝的堂弟,这里蝉鸣声欢,凉风阵阵。在三十多年树龄高约五米的荔枝树林,堂弟约来的几位亲友正在摘荔枝,摘荔枝的人在树上双脚左右开叉站稳,把竹筐挂在树枝上,用绑着叉子的竹竿拉下高处的树枝,折摘下成串红荔枝,放入竹筐。当摘荔枝的人用力折摘荔枝树枝随之微晃,我在树下喊:“小心呀!”树上的人答:“不怕,已经习惯!”当挂树上的竹筐装满荔枝传下树,堂弟妻子在树下给荔枝折短枝叶重新装满竹筐,然后堂弟把满满大筐荔枝扛下山,装上摩托车送往荔枝收购点。

我们站在白糖罽树下把稍矮的一些枝条拉下来,挑红色个大的荔枝边摘边吃,赞叹着白糖罽荔枝的清甜爽口。我们吃饱荔枝、摘拣荔枝,提着装满大塑料袋的荔枝费劲地走下山坡。天气热荔枝虫活跃,在本地当教师的堂弟说荔枝时节每周末都要回家给荔枝下肥施药,收获时节每周末清晨五六点就上山摘荔枝。炎炎夏日,这荔枝丰收的每一步都伴随着辛勤的汗水。

叔叔们年轻时靠种致富果荔枝建起荔枝楼,如今儿孙们长大出外经商工作,生活越来越好,叔叔们却

日渐年老体弱,二叔已把荔枝园送给亲友统一经营管理。三叔的荔枝由在本地教书的儿子周末回来打理。只有小叔较年轻身体还好,夫妻俩还在用心经营着荔枝园,小叔说起今年约能收上万斤荔枝时脸带微笑,每年荔枝收获季节都是辛苦并快乐着的。在乡村振兴的霞洞化普老家,荔枝已不再是叔叔们唯一的致富果,但仍是他们的幸福果。

又是一年荔枝红,想起从前父亲带我们姐弟、外孙回乡摘荔枝其乐融融的情形,想起20世纪80年代,每逢荔红时节,在食品进出口公司工作的父亲下乡收购荔枝销往香港。父亲下乡常会带回一些不同品种的荔枝,比如桂味、黑叶、白糖罽、白腊、砸死狗等等给我们兄弟们分享。爸爸总说霞洞的荔枝最好,尤其黑叶荔枝产量大、清甜多汁是最好吃的黑叶荔枝。

我们带着小叔和堂弟给的白糖罽荔枝回家,一路聊起最近和几个霞洞老乡说起各自老家的荔枝树。年轻人在外工作,父母留在老家养老,或者跟随儿女外地养老的老家,所种的荔枝如果没有矮化,就不下肥施药,任由它们成为遮荫的风景大树,或者把荔枝交由亲友经营打理。如今生活在荔乡种着二十来棵荔枝树的乡亲朋友,常会卖几棵树的荔枝果赚够下肥施药的成本,其余的就呼朋唤友来体验生活采摘荔枝,分享荔枝的甜,分享生活的甜。

在佛山经商的堂兄弟们,每逢荔红时节总会惦记着回老家吃荔枝,总要回老家买些老树的荔枝送客户朋友。珠海的同学带着她没见过荔枝树的朋友回来摘荔枝;我们给深圳工作的儿子寄荔枝;人们在荔枝园订购一株或三五株,呼朋唤友一起摘荔枝。又是一年荔枝红,荔枝照进我们的生活,荔枝是我们共同喜爱的国民甜心。

又是一年荔枝红,望着树上、街头红艳的荔枝,怀念今年初新冠带走的父亲,如今他长眠在荔枝树围绕的山坡,他有神的眼睛、温暖慈爱的笑容,带着我们摘荔枝其乐融融的情景永远记在我们心中。

泥鳅的呐喊

■ 冯毅

这几年我爱在阳台、楼顶鼓捣些瓜、豆、草、龟之类的事。

去年春天,为了养龟,我开始在阳台种了些南瓜、紫豆角,前者收获了几个三四斤重的,后者则有七八斤。最大的收获不是填肚子,而是精神层面的,我把种土豆过程的惊喜及趣事写成一篇不到三千字的小散文,参加深圳一个征文比赛,意外地获得了三等奖。我在阳台也种“草”,是从高州老家带上深圳的鸡骨草,母亲时不时去拔些“草”来煲鸡汤给我们喝。

养的龟为石金钱。十多年前,有些人投巨资养石金钱龟。早期投资的人,正如马总“站在风口上的猪”的理论,赚得盆满钵满;后来的投资者,难免成为金字塔塔基的命运。我养石金钱龟,不是为了成为“龟老板”,是为了美好的愿望及寓意,因为家里有老人家。养的六个龟,是从养龟金字塔“塔基”的亲戚处买来的龟种。

爱上养泥鳅,是从去年开始的,这可不是常见的泥鳅,是金黄色的。有一天早上送孩子回校后我如常去官田市场买菜,来到高州新垌镇老乡的鱼档,打算买鲤鱼。在我挑鲤鱼的时候,旁边蓝色鱼框里密密麻麻的泥鳅上下翻滚,时不时看见几条金色的小身影,这引起了我的好奇心。我问讲诨话的鱼老板:这些金色的泥鳅是基因错乱的?能不能吃?生意人都巧舌如簧,只听老板说:老乡,这哪是基因错乱?是你的运气好,你见过金色的泥鳅吗?很难遇得上的。

通体金黄色的泥鳅,我还真的没见过,于是我蹲了下来,用小网把一条金黄色的泥鳅捞起来。这金黄色的小家伙一点杂色都没有,除了颜色,其他跟常规墨绿色的泥鳅没有什么两样,活蹦乱跳想逃离小网,样子特别可爱。我想既然老板说很难遇得上,如果落入别人的胃里岂不可惜?又想,到金黄色本身是一个美好的寓意,就对老板说我要买下这几条泥鳅。老板给了我一个塑料袋,里面放了一些水,让我自己在几百条泥鳅里找。因为颜色不同,很快我就全部捞了出来,一共五条。这时老板也已帮我剖好鲤鱼,我问泥鳅多少钱,老板说,几条泥鳅没什么钱,送给老乡!

于是这五条金黄色的泥鳅跟那六个石金钱龟一样也成了我们家的成员。为了让它们能够游得舒服,我买回一桶20升装的怡宝纯净水,这个桶就是金泥鳅的新家了。为避免缺氧,我在离桶口处五六公分的三个地方钻了三个小洞洞。看着五条金色的小家伙在新家里的自由自在,我为自己拯救了它们的“鳅生”

而自喜。只是它们愿意吗?我想如果懂得没被我带来这里的后果,它们会对我感恩戴德的。

养了泥鳅,我才发觉这是一件有趣的事。书本上说鱼的记忆只有七秒,写这话的人肯定犯了以点概面的错误,泥鳅就不是,任何动物的肌肉记忆经过训练都能更持久。每天早上上班前我会投喂一些龟料给泥鳅吃,开始那几天,面对食物,它们还扭扭捏捏,藏在桶底不敢浮上水面找吃。尤其是投完料,我把眼睛贴在桶口看的时候,它们根本就不敢上水面,一个虎视眈眈的庞然大物,换成是人类都怕,我想所有动物的安全感是共通的。确实忍受不住美食的诱惑了,它们会冲上来吞下一粒龟料,然后又快速俯冲 to 它们以为安全的桶底。但过了几天,当我来到桶边,金色的小家伙都跑上水面,欢腾地游来游去,它们知道开餐了,对我这个庞然大物也不再有戒心。这个事实说明习惯已使它们产生了较长时间的记忆,记住了“庞然大物”对它们没有威胁。所以说,即使渺小如泥鳅,跟人类是有某种通联的。每次我靠近桶边,它们就会欢快地窜到水面,跟通人性的鱼子一样,这是它们感恩的方式吗?

习惯安逸生活的泥鳅也会有恐惧。隔几天我会给泥鳅换水,水倒得只剩不多的时候,它们就如热锅上的蚂蚁,不断跳动着,碰撞着水桶的内侧,很明显它们以为末日来了,还发出“吱吱”的声音,那是对生命留恋的呐喊。

当初养泥鳅,我的初衷是不想让这几条金色泥鳅落入别人的肚子里,想养到它们老死为止,但我犯了一个生物学上的错。家里养有龟,平常我买肉回来,会切点瘦肉丝给龟吃,龟吃肉是常识。那天我心血来潮,也投了点肉丝给泥鳅,如往常一样,它们也是抢着吃。下午下班回来,有两条泥鳅反着肚子浮在水面,我赶紧把它们倒出来,是最小的那两条,肚子胀得比平常偏大,身体已硬邦邦。我想它们是噎死的,为此我后悔、伤心了好一阵子。为了让这两条死去的泥鳅物尽其用,我把它们埋进了瓜盆的泥土里当肥料。过了两天,另外三条大点的泥鳅也死了,这时我才意识到它们不是简单的噎死,是吃了不该吃的食物,肉不是它们的菜。这和人一样,吞了不该吞的财,大都避免不了噎死的结局。

后来我再去鱼档,鱼老板没骗我,真的很难遇上金泥鳅,分几次才找到几条回来。

养金泥鳅,我已养出了经验,它们可以安心地在桶里安家,不管风吹雨打,这里是它们宁静的港湾。